

約 斯 蒂 娜

(卷二) 赫拉·烏奧麗約基著

苏 杭 譯

(供 內 部 参 考)

約 斯 蒂 娜

〔芬 蘭〕 赫 拉 · 烏 奧 麗 約 基 著

蘇 杭 譯

中 國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四 年 · 北 京

ХЕЛЛА ВУОЛИЙОКИ

ЮСТИНА

根据《ЮСТИНА》(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, 1959)译出

俄译者 А. КУККОНИ

約 斯 蒂 娜

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編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831 字数61,000 印张3 $\frac{7}{16}$

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6) 0.57 元

人 物

罗勃特·哈馬拉蒂——法官

希尔达——他的妻子

丽卡——他們的女儿

参議員哈麦利烏斯夫人

約斯蒂娜

奧拉維——她的儿子

斯泰尼烏斯医生

男爵

男爵夫人

牧师

牧师太太

安德逊 } ——歌剧演員

奧拉馬 }

米亞凱利亞——管家

馬丽

凱莎①

薩米宁

① 人物表中的凱莎和女僕，剧中实为一人。——譯者注。

約基宁

女僕

馬蒂

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哈馬拉蒂庄园

第 一 幕

古老住宅的大厅。舞台中間是通向阳台的門，門的兩側是高大的窗子。

旧式紅木家具，牆上挂着家庭照片和油画。左边摆着一面大鏡子，一张写字台，靠近观众摆着一架鋼琴；右边摆着沙发，門旁摆着棕櫚树和一个老式帶鏡子的五屨柜。

馬丽和女僕在鋪干淨的长条地毯。

女僕 这条地毯太短了，鋪不到这儿。

馬丽 好象从前是鋪在前厅的。这会儿还有誰記得，能鋪到哪儿。这些地毯在貯藏室里放了好多年了。

女僕 干么現在又拿出来鋪呢？

馬丽 大概約斯蒂娜想让一切都跟少东家离开以前一模一样。都說他成了大人物，还得到了法官^①的头銜呢。

女僕 (意味深长地)不管怎么說，这件事可真奇怪！……二十年来，他一次也沒回来看望他伯伯，就連葬礼也沒

① 原詞是瑞典文，凡讀完法律系者，即可获得法官称号。——譯者注。

回来参加!

馬丽 用不着你多管閑事。人家都說,他們当时在国外。

女僕 (悄声地)新的女主人回来以后,約斯蒂娜可怎么办?

真有意思!她有点心神不定。昨天她在楼梯上坐了一夜,我亲眼看見的。

馬丽 你已經察看出来了!

女僕 这有什么可察看的。奧拉維跟故去的參議員长得一模一样!法官少爷什么时候离开的,約斯蒂娜什么时候生的儿子,大家都記得非常清楚。

馬丽 哎一喲一喲!四十年来,我在这間房子里,不算这件事儿,已經看得够多了,可我什么話也沒說过。亲爱的,你也少說两句吧。

薩米宁和約基宁上,把白樺树枝靠在前厅門框上。

薩米宁 这里也要白樺树枝嗎?

馬丽 不知道,去問約斯蒂娜吧。

約基宁 (探头看房間)我也可以进来嗎?(走进,四周观看)我替这家干了三十年活儿,掙了一份糊口的面包,可是一 次也沒到这里边来过哪。

薩米宁 大概你也沒去过天堂吧。

約斯蒂娜上。

約基宁 真可惜,暴动的时候,我們沒能占領这座房子,当时一切好象已經到我們手里了。全都怨約斯蒂娜。她站在門口,不讓我們进去。

約斯蒂娜 (走到他們跟前)不錯，是我站在門口對你們說，這是公共財產，不能毀壞它；對你們說，這裡住着兩個老年人，不能碰他們。你們沒有碰，這實在太好了。約基寧，不正是因為這樣，你現在才能活着站在这里，而不是埋在沙坑里嗎……

薩米寧 這座公共財產又在哪儿呢，約斯蒂娜？

約斯蒂娜 就在這兒哪，不過暫時歸法官使用。

薩米寧 他是萬物的主人。我們跟平常一樣，還是在門外站着。

約斯蒂娜 不錯，因為我們沒有能力越過門坎，沒有力量把這座房子變成公共醫院，或者是工人休養所。

薩米寧 真奇怪！……我們總是信任你，雖然你也住在這座房子里邊。

約斯蒂娜 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啦。

薩米寧 当真嗎，約斯蒂娜？你離開哈馬拉蒂莊園，要到哪儿去？

約斯蒂娜 到工廠去。到工人俱樂部食堂去管賬。

馬麗 上帝啊，寬恕我們這些罪人吧！可千萬別這麼辦。要是沒有約斯蒂娜，我們可怎麼辦啊？

約斯蒂娜 哈馬拉蒂的罪我已經受夠了！喂，薩米寧，去告訴管家，讓馬蒂七點鐘準時到車站去，套好馬車，別從座位上摔下來：他已經完全不會趕車了。約基寧，你去再拿些白樺樹枝兒來，放在門旁。

約基寧、薩米寧和約斯蒂娜下。

馬麗 (坐在地板上) 上帝保佑我們，可別遭到这样的不幸！他們可別把約斯蒂娜攆走。可是孩子呢？日子終於来到了！上帝啊，救救她吧。

女僕 是啊，是啊。

馬麗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夜里參議員怎样把罗勃特先生攆走的。当时我和凱特丽睡在厨房里。我們突然听见——老參議員走到約斯蒂娜房前，猛地推开了門。两个人正在被窩里。喝，可惊慌起来啦！深更半夜，少东家离开了庄园。我害怕得要命，凱特丽說，还放枪来着。从那会儿起，少东家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女僕 出了事儿以后，他們怎么又把約斯蒂娜留下了呢？

馬麗 把她攆出去啦，可怜的人。連她亲娘，故去的阿尔貝蒂娜——她可真够狠心！——刚一发觉，就把亲生女儿攆出了家門。后来約斯蒂娜流落到哪儿去了，誰也不知道，后来发现她在穆基斯一卡萊浴池里——她在那儿生了一个儿子。就这样，她对誰也沒有說过，孩子的父亲是誰……你瞧，我又信口开河了。凱莎，你当心可別再去說呀。

女僕 当然我不会說的。可是这个奥拉維呢！他可真神气，就象一位老爷似的。

約斯蒂娜上。

約斯蒂娜 你們都还在这儿？馬丽，去把門前的路打扫打扫。凱莎，把花瓶里倒上水，告訴奧拉維，拿把花儿来。

凱莎下。馬丽拿起錘子和最后一块长条地毯。

我說馬丽，我希望大家把旧事都忘了，并且希望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再把从前的胡言乱語翻騰出来，干涉別人的事情。

馬丽 （惊慌失措地）是的……这不承担任何人的事。沒有人会说約斯蒂娜坏話的。

奧拉維上。

奧拉維 媽媽，花儿拿来了。

約斯蒂娜 好的。（向馬丽）去把耙子拿来。

馬丽下。

花匠看你摘这么大把花儿，他說什么来着？

奧拉維 他說什么来着？还不是罵了一通。反正他不太乐意。妇女們把铁鏟放在小畦子里了，这他也申斥我。

約斯蒂娜 你当不成花匠了，奧拉維。你就要上学去啦。

奧拉維 上哪儿？

約斯蒂娜 到工厂的学校去。他們答应我，让我在工人食堂里管賬。我們很快就要离开这儿。

奧拉維 （吃惊地）离开哈馬拉蒂？你說什么，媽媽？我不願意上工厂的学校。

約斯蒂娜 我說，我們到底要离开这里啦。葬礼完了以后，我就写了一份辞职书。我們还是离开的好，因为这里要有外人来啦。

奧拉維 到別的地方去，我們怎么生活呀？

約斯蒂娜（笑）別象个孩子似的，奧拉維。你不是总想見見世面嗎？

奧拉維 为什么你从前不走？

約斯蒂娜 我不願意把他們两位老人家留下不管。如今參議員已經故去了，法官来了以后，沒有我，也会有人照顾老夫人的。

奧拉維 我从来也沒有別的家。

約斯蒂娜（难于启齿地）蠢話，我的孩子，你是知道的，工人的家在哪儿。工人的家在工人可以找到自己一块面包的地方。

奧拉維（突然地）媽媽，法官是个好人。他不会把我們从这儿撵走的！

約斯蒂娜 我們不需要他的善心。

奧拉維 我想要，嗯……跟他談談……我想告訴他，我能讀書，我想去上学……

凱莎端水上。

約斯蒂娜 謝謝，凱莎。奧拉維，干么还在幻想？他跟我們是完全不相干的人。你究竟在想什么呀？

凱莎下。

奧拉維 我想什麼，媽媽？我的家在這兒。大家都說，我長得象參議員，就連個頭兒，我都跟我父親和祖父一樣。我要生活得跟他們從前生活得一樣。他應當幫助我，你也跟他談談這件事。

約斯蒂娜 奧拉維，我們跟他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。他不願意知道我們的事。你是我教養的。你是我的兒子，只是我的。

奧拉維 我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媽媽。我有我的生活，即或你跟他沒有事，我還有我的事呢。我甚至曾經想給他寫信。

約斯蒂娜 這是我的過錯。我沒能教會你恨他。

奧拉維 謝謝你沒有教會我，媽媽。（擁抱約斯蒂娜，跑出街頭。）

參議員夫人由女僕陪同乘手推椅上。

參議員夫人 （手示女僕下）我的茶呢？我等茶喝，已經等了十五分鐘了，約斯蒂娜知道嗎？

約斯蒂娜 請原諒，參議員夫人。干這些活兒的人，好象都發瘋了。茶就給您端來。

參議員夫人 我應當告訴你，約斯蒂娜，只要我還活着，這個家的習慣就一點兒也不能改變，哪怕這裡來上十個法官——也只有在这种條件下，他才能夠接受這座房產。

約斯蒂娜 我要走的。

參議員夫人 你？地平綫上剛剛出現一個男人，女人們就完全魂不附體了。大概約斯蒂娜忘了，是誰收留了她和孩子，是誰把她變成了人。要不是我，約斯蒂娜現在會在哪儿？結果是這樣忘恩負義！我把整個家業都交給她了，可是如今，在我年老多病的時候，她想丟下我不管。有人對您行善的時候，常常是這樣的。

約斯蒂娜 我的上帝啊，我不能住下去的……他的妻子……

參議員夫人 從前也發生過這種事情。舊事會被忘掉的。我的叔叔、故去的伯爵……兩個女僕跟他有了孩子，誰也沒有說過什麼。

約斯蒂娜（笑）參議員夫人大概沒有注意到，現在連女僕多少也變了……

參議員夫人 時代雖然變了，人們不會改變的。你為什麼要走？我看不出原因來。

約斯蒂娜 也許我該等人把我趕走吧？

參議員夫人 誰也不會把你趕走的。你是伺候我的。

醫生出現在陽台上。

醫生 晚上好，參議員夫人，晚上好，約斯蒂娜！

參議員夫人 您好，大夫。

庭院里喚約斯蒂娜。

約斯蒂娜 对不起，管家在叫我。（下。）

医生 我发现，这里在大做准备。如果我沒有錯的話，哈馬拉蒂在迎接新的主人吧？

参議員夫人 大夫也是来看望少爷的嗎？

医生 也是来看望夫人的。

参議員夫人 他們的到来，会引起全城轰动的。

医生 浪子回头嘛。祭坛上献了多少只羊啊？

参議員夫人 (笑)最好請您去問約斯蒂娜。

医生 有一位圣人曾經說過，人老了，脸皮也就会变厚了。這話不假。我們干脆打开窗子說亮話吧。他不知道約斯蒂娜和孩子的情况？

参議員夫人 一点儿也不知道。弗里德利克不让我把他們的事情写信告訴罗勃特。难道您不記得他的話嗎？只要参議員哈麦利烏斯还活着，誰也不能給姓哈馬拉蒂^①的人写信。

医生 可是他終归还是把庄园留給了他？

参議員夫人 想传宗接代嘛，而且……是受約斯蒂娜的影响。弗里德利克在去世以前不久，变得比較能容忍了。我真是大吃一惊，我发觉在我身上也有那种征兆。我簡直对罗勃特发生了反常的兴趣。

医生 早就應該嘛。

参議員夫人 您从来就不尊敬我这白发蒼蒼的老人。大

① 按芬兰人习惯，可以随便换姓，因此，这里一家人有两个姓。——譯者注。

概是因为这个，我才非常喜欢你们这种人。

医生 可惜您不能再年轻四十岁了。您为什么把自己埋葬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呢？

参議員夫人 在弗里德利克进入参議院的时候，我的族人全都弃絕了我。所有的大門在我們面前都关闭了。就这样，他从来也沒让把它們打开。他不需要別人，而我也只需要他……不过我喜欢罗勃特，所有的女人都崇拜他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跟他見面。

阳台上传来約斯蒂娜和管家的声音。

医生 我想您在这儿并不是唯一迫不及待等着他的女人。

参議員夫人 太遺憾了，如果是这样。請把我送回我的房間。我想在他們到来以前，休息一下。

医生推参議員夫人下。約斯蒂娜和管家上。

約斯蒂娜 （对站在門口的管家）請等一下，米亚凱利亚。参議員把所有的文件都留給我了。我已經把它們整理好了。（走到五屨柜跟前，从抽屨里取出一个小匣子）这就是。照他的願望，我把他个人的书信全烧掉了。参議員写字台的钥匙，全在这个小匣子里。

管家 您为什么不亲自把这些事情移交給继承人呢？

約斯蒂娜 这样更好一些，米亚凱利亚，我应当尽快离开这个家。

管家 这里沒有一个感到輕松。

約斯蒂娜 是的，沒有一個人。

管家 要不是有您，約斯蒂娜，這裡的一切早就該垮台了。過去的牲口棚是什麼樣的，佣人們住的又是什麼樣的房子，您還記得吧？

約斯蒂娜 是的，從那時候起，發生了許多變化：孩子們也都長大了，給他們蓋了新的學校。哈馬拉蒂莊園的人們生活也改善了。還不會這樣的，要不是……不過，莊園是屬於參議員的。他有權利讓地裡不種庄稼，讓人們挨餓……有什麼辦法呢，米亞凱利亞，私有財產么！

管家 如今這裡要來新東家啦。您覺得怎麼樣，他會不會把干了多少年的老米亞凱利亞趕走呢？

約斯蒂娜 不會的，米亞凱利亞，新東家不會比老東家壞……請把賬房整理好，关照一下，把澡堂給法官燒好。

管家 澡堂子我已經吩咐過了。（下。）

約斯蒂娜把花兒插在瓶裡，整理台布和椅子，停在鋼琴旁邊，然後走到五櫃櫃跟前，對着鏡子照了照，突然轉過身來，從桌子上拿起一只大海螺，貼近耳朵聽。

醫生出現在陽台上，走進房間，約斯蒂娜沒有發覺。

醫生 你在聽什麼？

約斯蒂娜 （轉過身來）噢，上帝，您把我吓了一跳。連心臟都停止跳動了。

医生 約斯蒂娜的心臟有这样的鎧甲保护，小小的惊动是不会使它停止跳动的。站在那里听海螺叫，用不着去张罗家务事。真有意思，它对你悄声說些什么？

約斯蒂娜 它把大海的呼嘯声传到我的耳朵里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呢，大概，也不会见到了。这个小海螺是我在世界上最忠实的朋友。

医生 比我还要忠实嗎？

約斯蒂娜 当然喽，它从来也不会让我去当女管家。

医生 真見鬼，你既然不答应做我的妻子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約斯蒂娜 （笑）每个人都应当了解自己的地位。这我了解得非常清楚。参議員夫人听說我在看紅皮的社会主义书籍，她没有感到不安，可是有一次，她在我那里发现了您的书——《世界文学史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馬卓夫兄弟》，她却大吃一惊。我永远不会忘記，她是怎样狠狠地看了那两本书，还說：“这些书对于約斯蒂娜是不合适的。人不应当超越等級界限。”

医生 是的，这些等級界限……可是有一次你也把它們忘記了。（沉默）有一个时候，你曾經喜欢过我。

約斯蒂娜 現在也还喜欢您——作为一个朋友。这您是知道的。

医生 你为什么开始迴避我？因为罗勃特嗎？